



YUN HUANG WANG SHI SHU

云荒 往世书

云·散·高·唐

沈璵璵◎著

云荒三女神之沈璵璵倾情打造《云散高唐》完整版+附录

古典神话的终极演绎，云荒世界的倾国传说 往世书，颠沛流离的苍茫岁月，欲说还休的悲情往事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云散高唐

沈璆璆◎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荒往世书·云散高唐 / 沈璠璠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6.4
ISBN 7-80228-034-6

I. 云... II. 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8696 号

云荒往世书·云散高唐

作 者: 沈璠璠

丛书策划: 红书坊工作室

特约编辑: 蕾 色

责任编辑: 刘春梅 李 林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插 图: 李 堃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66mm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 印 数: 1-20000 册 印 张: 7.75

版 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28-034-6/I·008

定 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一个伟大传统的复兴

郑保纯

由《青崖白鹿记》到《云散高唐》，差不多过去了七八年的时间，沈璠璠在车马如龙的京城里，一边学医，一边刻苦地写小说。对尚在萌芽之中的中国的幻想文学来讲，这实在是令人惊恐的写作，一方面，离主流的话语越来越疏远，一方面，所开辟的疆土又是如此的深幽，孤寂、疑虑、不安，一直像阴云一样，积郁在她心里，等待着下一篇作品的问世，像一场暴雨一样洗刷掉满天的阴霾。这当然，是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就像郭襄去闭关修炼《九阴真经》一样，其实高明的武功，达到顶点，几乎是，不可能。

所以，担心璠璠会放弃，担心她由新的作品里破关而出的时候，变成女魔头，担心她舍弃掉她的沧月、小楸、江南，这些江湖上的好兄弟，舍弃《今古传奇·武侠版》，这样一份对她的才华有着深深依靠的杂志，毕竟，在科室里，做一名医学女博士，比做幻想文学的女作家，更容易与这个逐利的时代取得和解。

2005年春节前夕，我在武汉读到沈璠璠的新作《云散高唐》，喜悦之情，难以言表。看到瑶姬化身成为白凤，由诅咒般的黑塔下的血海中飞升，觉得这一幕，差不多也在预示着沈璠璠由她近乎宿命的写作中，破关而出，进入自由的境地。令她破关出来的力量，相信不仅是她的两生花姐妹相濡以沫的情谊，不仅是由写作这一艰辛的劳作中，带来的微茫的乐趣，还有更加神秘的藏在她的心灵中的力量，如果她寄寓自身于这洁白的凤凰，托身于黑

塔这样的心灵之狱，呼唤她奋飞的，是云梦的山川与泽地，是一个已经消亡掉的一个名叫楚国的国家，一直以来，这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古国之一；在不同的世代，寻找着自己的巫女，魂兮归来，好令它的力量，在我们复杂而含混的精神的领地里，得以复苏。而“凤凰涅槃”，讲出来的，恐怕就是这么一个隐喻。

相信读者会由衷地喜爱弥散在此作中的清新明亮、又稍稍有一些潮湿的、来自山林深泽的气息，喜欢那些长袖博冠、长铗陆离的，来往于草木宫殿中的人物，他们与神很近，与人也很近。深陷在宿命的命运里，又毫不迟疑地进行反抗。他们是如此的自由，又是如此的卑微。就像那个名叫屈原的家伙一样，与草木游，与鸟兽游，与神仙游，容与在天地之间，他发现了自己，又无法完成自己，只好将自己托身于伟大的愤懑。王权是另外一座黑塔，可是，这一座黑塔，既囚禁了凤凰，又养成了凤凰。与张扬、奋发、威权的龙不一样，凤凰几乎是自然、性灵、自我的象征。在被白起的铁骑击溃之后，凤凰生存的国度被毁坏掉了，从此，成为一个隐秘的符号，藏入一个含混的帝国的阴影里。

《云散高唐》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曹禺上世纪的名作《雷雨》。一样的由乱伦带来的血的混乱，打破禁忌之后，命运的力量雷霆万钧，男人舍命赎罪，女人化身女巫。看起来，瑶姬与繁漪，差不多有着同样的巫的气质。这个倒还是次要的，我注意到，在这两个作品的血管里，流着同样的，楚国的血。漫天的热带季风区的乌云，象征着凶暴的将人舍弃的神力，池沼庭院中的疯长的青草与树木，显现出生命荒谬而美丽的意志，这些被古怪的命运弄得手足无措的人，仇恨与爱，像藤蔓与树木缠绕在一起，不可分离。有意思的是，沈樱的老家在武汉，曹禺的老家在湖北潜江，他们与老家有血缘的关系，却并未在家乡生活过。他们还能够由诗赋的体例中挣脱出来，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传入中国的希腊戏剧里找到叙事模式。了不起的三一律，让主人公的命运都屈服在一片宫廷、一座公馆，一个舞台，而不必上天入地，朝

发狂渚，夕宿辰阳。这样新的叙事的技术，更能够娱乐我们¹。

当代的幻想文学，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世代。看过《魔戒》、《哈利·波特》，由电影院里回来的读者，相信能体会到这一点。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文工作者，盯着表现威权的文学与向西方学习的文学，早已将民众的、原创的、草根的、本民族的文学打到下里巴人的通俗之乡，最可怕的下场，恐怕是要让异地的文化，夺走我们的幻想的权利。好在，2005年，随着大陆新武侠的兴起，让我们这些业内的大众文学的编辑建立了新的信心。中国的古神话，有昆仑山体系与南方体系两个系统。去年的奇幻写作中，步非烟依据昆仑山体系向印度教庞大的神话系统进发，沈璠璠进入南方神话系统，以《楚辞》与《山海经》为蓝本，搭建她的云荒世界。江南与沧月，则重建新大陆，重建帝国，横空独造自己的体系。再加上其他作家了不起的努力，新的幻想的世界的蓝图，已经在展现。

来自安徽怀宁的海子在诗里讲：

生成无须洞察，
大地自己呈现，
用幸福也用痛苦，
来重建家乡的屋顶。

我由上述出发，来理解璠璠，理解她创作的《云散高唐》，理解她“重建楚国的屋顶”的努力。相信离开了黑塔的风凰，被云梦古泽中的神秘之声召唤，会飞得愈加高远。由庄子到屈原、宋玉，由陶渊明到李白到袁中郎到海子，凤凰的鸣叫，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，其实从来没有中断过，这一伟大的传统，将会有力地，显现在沈璠璠创造的云荒世界里。

2006年3月21日



云散高唐

Y U N S A N G A O T A N G

我是爱你的，就像你曾经爱过我。

可是，爱这个字，比死还要冷。

于你于我，于所有的人，都是一样。



第一章

碧丛丛兮高插天

青夔历三百八十九年，瑶瑶十五岁，第一次离开天阙故里。

时值初春，青水两岸的密林刚刚睁开惺忪睡眼，用一种纤尘不染的神情张望这个世界。天阙山中的山精水仙，它们洁白无辜，逍遥自在，用轻快的脚掠过风中，转眼消失于流水潺湲，犹如冰什弥亚的千年历史，一去不还。

少女们只有竹筏可坐，一个个魂不守舍，挤作一堆。锦衣绣袍被污泥血迹染得斑斑驳驳。河风吹起撕裂的衣襟，隐隐露出雪白的肩臂。

瑶瑶背对着人群，独自坐在船头，低头观看自己的右手心。她注意到自己的手纹特别凌乱，像嫩草被暴风骤雨狠狠揉过。软软的手指肚儿上一串儿血泡，那是在搓制编竹筏的粗绳时磨出来的。押送冰什弥亚国王族女眷的竹筏，是她们自己动手做的。想到这里，瑶瑶苦笑。做竹筏，对于她们这些养尊处优的皇族贵胄们来说，可真是新奇。那个负责押运的青夔国下级军官颁下命令，幸灾乐祸地欣赏着她们的“游戏”。瑶瑶可是绞尽脑汁，也没有想出一个有用的巫术，可以凭空变出点什么来——哪怕，只是变出一根草绳也好。

而这一切，只是冰什弥亚覆灭的小小开端。

曾经饱读诗书的瑶瑶，在这时想起他们的开国始祖缙云帝。那

是开天辟地以来的最有名望的贤君之一。冰族典籍中书写着这样的传说——

他是天上凤鸟与冰族男子结合而生的后裔，是冰族人的第一位英雄。他在白云彼端的神宫中长大，生母死后，被神人们放逐到大地上来流浪。他便带领着所有的冰族人，在天阙山一带四处奔波，开垦山林，打渔放牧。最后他找到了一块宝地，开宗建国——这就是天阙脚下，青水上游的冰什弥亚，冰族人自己的王国，并且奉凤鸟为图腾。

宗庙里的缙云帝，看上去不像帝王，却像个吃苦耐劳的农人，一双穿着草鞋的泥足，踏遍了青水两岸的山山水水。历史就在这个聪慧而坚忍的农人身后，绵长了千年，兴盛了他和他的族裔们，始终以耀眼的荣光，高踞于云荒诸民族之上。

冰什弥亚，这个奇特的发音，据说来源于早已失传的云荒古语，意思是冰山那边的漂泊者。当冰族先民第一次出现在云荒大陆上，这里的原住民们曾经惊恐呼唤着“冰什弥亚”，拿起武器将他们驱赶出去。这是个多么辛酸的词语啊，它意味着歧视、孤立、抗争和失败，漫漫长路，居无定所。缙云帝通古今而知天命，在辛苦建国之后，却用这样的词语为自己的国家命名。他是想要鞭策后代们奋发图强，让这个词语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荣耀呢，抑或——他已预见到轮回，预见到这些凤的子民终有一天还会做回真正的冰什弥亚呢？

在过去的五百年鼎盛时代，冰族的铁骑一度踏遍云荒大陆，征服了大大小小的部落，在青水上游建立了不可一世的冰帝国。然而今天，冰族的皇帝国威还是沦为了命如蝼蚁的奴仆，为着区区草绳犯难，把染满耻辱血迹的手指，浸泡在冰冷的河水里，一如他们筚路蓝缕的先民们。缙云帝会想到，冰什弥亚竟一语成谶么？

瑶瑶心里面，冷漠地笑笑。

无论缙云帝是何动机，千年后骄横跋扈的继承者，早已忘记了冰什弥亚原初的意义，也忘记了宿命那利爪狰狞的铁律。春秋花草，一夕凋零。他们面对青夔国的大军压境，也只会连连地说：

<
C
Z
0
▷
Z
0
▷
0
-
▷
Z
0

云
散
高
唐

3

“没想到，没想到……”

臆想中，末代冰帝——槐江的脸，无论如何也无法与缙云帝相重合。

槐江的那张脸，苍黄冷腻，有如灯油燃尽之后剩下的那一点点膏脂，皱褶里惟有空虚的灰烬。一念及此，瑶瑶便感到一阵恶心，不由得闭上眼。

身为槐江帝的次女，她永远不会为厌恶自己的生父而羞愧。虽然也是公主，她出生后的十五年间，在宫廷中度过的日子加起来尚不足一个寒暑。而这一个寒暑中之泰半，又都处于皇朝分崩离析前的腥风血雨之中，她对这个亡国之君没有任何孺慕之情。

再说，她本来就不关心他们，她本来就不会去爱任何人。

和姐妹、堂姐妹们完全不一样，瑶瑶不仅是公主，而且是冰什弥亚未来的女巫。

瑶瑶仰起头。青水长流，烟波缥缈如昔。在冰族民间歌者的传唱中，缙云帝亡故之后，化为了天阙山神，长年守护着他的国度。天阙山深处的登葆峰上，每年春分日出之前，日光崖上眺望东边的云海，可以看见七彩的光环——那就是缙云帝的化身。

传说的源头是日光崖下的阳台庙。缙云帝身后，他的小女儿明霄为了追忆父亲，自愿入天阙山出家，结庐于阳台。似乎真能感念到女儿的哀思，每年春分，缙云帝的幻象就会出现在日光崖上。三十年后，冰什弥亚大旱，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，朝中大臣束手无策，眼看有灭国之灾。最后却是天阙山中走出了已经得道的明霄公主。公主披上巫袍，祈雨三日，遂天降甘霖，举国解困。之后三千国人入天阙山，朝拜阳台庙，呼明霄公主为冰族的圣女和守护者。明霄公主为当时国君之幼妹，故亦称之为“巫姑”。从那以后，冰族皇室立了个规矩，每一朝都要选定一名公主送入阳台庙中，与世隔绝，清心寡欲。惟一的任务，就是修习术法，将来承袭巫姑之位。

时隔千年，明霄公主早已成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。但巫姑制度却仿佛一个传说的凭证，代代流传下来。作为巫姑的公主，是冰族

的第一巫师，也是守护者的象征，地位崇高如同女神，受到万民的爱戴，但事实上只是单纯的一尊贞节的偶像，为冰族皇室奉献法力，而毫无实权。现今的后妃们生下公主，宁愿送到治下部落去联姻，也不愿让她继承巫姑，一生寂寞不说，还失去了参与皇权争夺的机会。瑶瑶一生下来，就被送入了阳台庙。因为她的母亲据说是个身份不明的女人。所以，公主瑶瑶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。

陪伴她长大的是阳台庙里的巫姑，也就是槐江帝的某个出身不好的妹妹——馨远公主。

巫姑馨远是一个午夜风兰般的女子。每当瑶瑶闭上眼睛，回想馨远的眼角眉梢，一颦一语，都能感觉到一股淡青色的冷香远远送来。巫姑们的礼服，只有一种颜色，就是通体透彻的青，青到无边无际，直与天阙山的苍苍莽莽相接，融为一体。这种青色礼服，从仪式上标记了巫姑的存在意义，是为了体现庇佑冰族国土的天阙山的精魂和神明。只是，这本该是生机勃勃的青色，落在馨远的身上，却陡然有了某种不同的意味。是一些空寂，一些冷意，一些曲终人散的叹息，一些水尽云起的了然。

尽管被称为历代巫姑中数一数二的才女，馨远并不是一个温暖的人。除了日常的训导之外，她很少跟瑶瑶讲话，大约是觉得小孩子家什么都不懂。

巫姑们被要求心如止水，波澜不惊。她们是世界的旁观者，不允许参与到感情的角色之中，只需要注视着，就行了。巫姑馨远，也是认真地做到了这一点。

馨远总是懒懒地坐在背风的事子里，看一眼书，喝一口茶，然后抬起头来呆呆地望着云海。馨远的术法很好，所以她从不看咒文，不看典籍。她在看什么？好像是书卷苍黄的家国春秋，又好像是春风荡漾的民间谣曲。

又好像她什么都没看，她只是在看流云。天上的流云也是某种文字罢，那是天阙山的巫姑才能懂得的密语。

她并不曾注意到，身边这个表情茫然的小女孩子，其实用心记住了她的每一个细节。



唇边的每一个字眼，眼角的每一个神情。

巫姑是瑶瑶的镜子。即使巫姑本人并不愿意被任何人参照，她也避不开少女清澈的目光。十五年悠长的岁月，瑶瑶能够注视的眉目，能够向往的风景，也只有巫姑。瑶瑶想像中自己的未来，也是如是模样。禁锢与寂寥，那是她们共同的宿命。

那些记忆，即使多年后，时过境迁，亦不可从眼前抹去。

清凉如水的日子始终在视野里回旋，飞羽流云，花开花谢。直到——直到一片刺目的猩红，霎时间泼污兰花的形影，血色浸透了全部记忆。

瑶瑶一惊。她睁开眼惶然四顾，青水上空的绿，清新逼人，然而竟冲不淡残留在眼中的那片浓浓血色。血色之中，是馨远注视她的眼睛。

馨远，惟——一个死于刀剑之下的巫姑，也是惟——一个惨遭兄长屠戮的冰族公主。

瑶瑶猛烈甩头，绞着自己不堪入目的双手。

那时候，槐江帝已经向青水下流的青夔国宣战了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槐江帝挑起干戈，瑶瑶完全不得而知。事实上朝中也没有几个知道这个内幕。有人说，是因为槐江帝的某个异国妃子回乡探亲，正值城破，被青夔军队捉拿，献给了他们的武襄王。槐江帝问武襄王要人，却被告知该妃子留恋青王宫的自在生活，不愿回到压抑的冰什弥亚宫廷。这等奇耻大辱，使得槐江帝失去了理智。无论如何，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自取灭亡的。冰族空有千年王统却早已外强中干，并没有相应的兵力和财力，不足以和如日中天的青夔国相抗衡。更何况青夔国君武襄，是百年不遇的战神，整个云荒大陆无人能及。在他的大刀之下，青水中下游的大片国土，都归顺了青夔的统治。冰什弥亚根本无人是武襄的对手。

出兵前照例要去阳台庙问卜，巫姑馨远给出了最坏的卦辞。

那时候，十四岁的瑶瑶躲在阳台庙的大柱子后面，凝视着出生以后见过不超过五次的父王。槐江帝阴郁地站在那里，如同阴暗的天空下，一座黑黝黝的孤塔。巫姑跪在他面前，力陈出兵的种种不

妥之处，劝谏皇兄改变主张。然而槐江帝似乎什么也没听见，思绪飘得很远。正在瑶瑶感到疲惫的时候，忽然槐江帝拔出了佩剑。

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，谁都来不及阻止。馨远公主的头颅，就这样从她那螭蛟般的脖颈上滚了下来。

霎那间，瑶瑶以为自己看错了。

“巫姑不可以干政。”槐江帝勉强说了一句话，算是解释。说完就用一种如释重负的步调走了出去。

大家都在想，槐江帝也许是发疯了。

只有瑶瑶知道槐江帝根本没有发疯。他只是想用巫姑的鲜血来祭祀他的剑。瑶瑶知道，这是一种近乎邪恶的、馨远公主永远不会提及的巫术。槐江帝为了胜利，不惜用最无耻的方式来贿赂神明。然而连他自己，也不知道，神明是否还向着失控了的冰什弥亚。

刚刚失去生命的身體萎顿在地上。瑶瑶一言不发，看着颈部断处，红色的东西不停流出。这就是身为巫姑的宿命吗？——那么洁净娴雅的巫姑，身体里涌出血，原来也是触目惊心的。

走到门边的槐江帝忽然回过头，看见了瑶瑶，像是想起来什么似地躊躇着。

瑶瑶也看着他，他的手再次移到了剑上。

于是瑶瑶的黑漆漆的眼珠子，也跟着他的手转到了剑上。少女的神情，冷漠得像一潭死水。她等待着成为皇帝的第二个牺牲品。

然而他最终说：“你跟我回宫里去，这个地方再也不需要巫姑了。”

临走前，瑶瑶忽然跑了回去，跪下来，朝馨远公主的尸体磕了一个头。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，看见了巫姑睁着的眼睛。

那是巫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注视瑶瑶。

瑶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向巫姑伸出手去，握住了那已经冰凉了的手指。生于巫术，死于巫术的巫姑馨远，只留下一个无法解读的眼神，转瞬湮没在血海里……

在那以后很多年，她无数次地下决心，要把冰历最后一年的惨痛场面从记忆中排除出去。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？为什么一次又一次

次在脑海中回映呢？隔着遥远的时间和距离，仿佛再次触到了巫姑的手指，冰凉。

青水上，十五岁的瑶瑶攥紧了拳头，然则四顾茫然。

漂到落雁滩，竹筏被激流底下的礁石搁住了。船夫弄了半天，不见起色，于是押运官要求女俘们下水去推竹筏。

那个男人的声音里有着污糟糟的残暴。皇族少女们在不知所措中下了水。几番折腾不得要领，忽然一下子，竹筏被水冲开了，一下子漂到极远处。水中的少女们惊慌失措，急流把她们冲得东倒西歪，大声呼救。竹筏上的船工总算沉稳，用长绳套住了岸边的一棵大树。押运官不耐烦地催促少女们快快赶上来，一双油腻发红的眼睛，在女孩们衣衫湿透的身体上滑过来滑过去。

大家闷声不响。天下着雨，远远溪流边有一些孩子在泼水玩耍。那都是附近的山民，穷困得衣不蔽体，单纯得像山野里的兽类。水很急，孩子们无忧无虑，毫不担心随时被冲走，就像他们也毫不在意冰什弥亚的历史已经被青夔国的铁骑冲走，随着大江滚滚而去。这种情形令她们无比怅然。过了一会儿，瑶瑶感觉到有人坐到了她身后。

“姐姐……”

瑶瑶略微诧异。虽然她确实是冰族公主，但并没有其他的公主管她叫姐姐。她少年时代稀薄的感情经历之中，尚未出现亲情这一脉。

“姐姐……”低声说话的六岁小女孩，是最小的公主女娃，“姐姐你懂得巫术……”

瑶瑶不语，如果巫术也可以拯救冰族，他们怎么会有今天？

“……你知不知道怎样才能没有痛苦地死去？”

瑶瑶想了想，说：“女娃，不要怕。活着总不会比死亡更痛苦。”

瑶瑶那种天然淡漠的声音，不足以安抚女娃。瑶瑶心想，年幼的孩子更脆弱，更容易被这个世界所折损，这一点她也无法改变。

“我们可是凤鸟的后人！”女娃深褐色的眼睛里，有什么东西在熊熊燃烧，“如果生而为人，不能改变亡国的事实。那么死后化为凤鸟，就有报仇雪恨的机会了！”

瑶瑶被震惊了一下，这个女孩发出了不属于她小小的胸膛的声音。她怔了怔，旋即叹了一口气，“事情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样，死后化做凤鸟，那只是冰族古老的传说而已，不能当真的。”

她犹豫着伸出手来，用安慰的姿势抚着女娃的长发，心中却暗自思量：既然女娃如此笃信传说的力量，当初为何不让她去做什么巫姑呢？

“可是，姐姐你——你并非凡人！”女娃仰起头，用清澈的眼睛盯住了瑶瑶的脸，“你拥有奇异的法力，可以在生年便脱去人形，化为凤鸟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你可以做到。”

女娃并不是责怪的意思。她用明火一样的目光炙烤着瑶瑶，那火中燃烧的是近乎悲壮的期待，令瑶瑶觉得沉重不堪。

女娃声音忽然低沉下来，“姐姐，你会复仇的，是吗？你完全可以自己走。但你放弃了自由，跟着我们一起去那个罪恶的国度，就是为了向他们复仇。”

六岁小女孩的声音清澈如同青水的欢歌，冷厉如同河底的磐石。这种感觉令瑶瑶恍惚。“向他们复仇，然后——”女娃望着匆匆过眼的青山绿水，喃喃道，“让故国重现。”

女娃伤痕累累的脸上，显出了甜蜜的笑容。忽然，她大声说：“姐姐，请你为我祝祷！”

瑶瑶还未来得及张口，只听咕咚一声，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忽然消失了。还在发呆的少女们惊觉骤变，纷纷尖叫起来。小女孩柔软的身体像一根折断的芦苇一样随波逐流，白浪中只留下印记般一道长长的血红。

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瑶瑶攥紧的手里只剩下了几根发丝，纤细如同微风。

竹筏上一团忙乱，似乎暴怒的押运官要求她们坐拢了不许乱动，有人忍不住地低声啜泣。

瑶瑶捻着手里的发丝。那一刻她仿佛什么也听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只有孩童们的欢笑声渐渐遥远，淹没在无休无止的滔滔水声之中。

她纤细的心，似乎也跟随着沉入了水底，寒冷彻骨。

那时候的她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生命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。有些重大的决定，只空落得一场怅惘；一个小小的念头，竟幻化到地覆天翻。缘起的一缕凉风，一线微光，当时尚不可察觉，事后便更难追根究底了。十五岁的瑶瑶，纵然有着天赋的洞察力量，也难以领悟到这一点。

那个女孩永远消失了。女娃，你真的会化作凤鸟？不会的。你梦想中的双翼沾满冰冷河水，飞不到你向往的天地中去。你的结局，也不过是变成河底的一段青色的水草，一尾银色的游鱼而已。

其实，那也不是不好的结局吧？很多年后，当她回首前尘，幡然醒悟，或者也宁愿永留在冷冽的青水中，长眠不醒。她会化作溪水里伶俐的小鱼，溯流而上，重归故里。这样，她的生命才算得完美。

所以，传奇的脉络，就是在这里转折了方向？

不，不是这样的。

瑶瑶永远如此——她既不悲伤也不麻木，既不清醒也不醉狂。那时的她，背负了某个无法兑现的秘密，所以不可以早早终结宿命的磨砺。无论知与不知，愿与不愿，都注定要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上随波逐流。

当时她问船夫：“青水的尽头是什么？”

船夫告诉她，流水是没有尽头的。所有想寻找尽头的人，都是在顺着流水的方向慢慢滑行，直到时间耗尽。

然而，选择顺流而下的你，永不能够回头。

船出武陵峡，水面渐渐开阔。那天傍晚，郢都出现在冰族俘虏们的视野里。远远望去，青夔人引以为傲的这座国都，似飘浮在青草洲上的一座铁城。江上的落日给铅灰色的城墙披上了一层金色，

华美而沉暗。

城外有一个高坡，那就是传说中象征青夔国祚的大扶桑树生长的地方——江离山。暮色中，山影碧色沉沉，令人见之生畏。

俘虏们在城外安营扎寨。她们是否可以进入国都，还要听候青王武襄的旨意。那天晚上月光很美。瑶瑶掐指一算，恰好是十五月圆的日子。原来从天阙山到郢都，她们足足走了两个月。

因为四围都是兵营，女俘们不可能逃脱，所以看管松懈了下来。瑶瑶披上一件不知从哪里捡来的葛布衣衫，悄悄走出营帐。仲春的空气里流淌着令人燥热发痒的气息，令瑶瑶倍觉惶惑。皇族的女眷早被列了清单，都是留给青王武襄的，无人敢于染指。而其余人则被青夔国的士兵们肆意瓜分。瑶瑶捂住了耳朵，刻意忽略那些可怕的声音。

由于刀兵践踏，草原上几乎寸草不生。遍地泥泞，拖脏了她的裙幅。离开了营房卫兵们的视线，她越走越快，步履如飞，就像掠过水面的一只鸟。风迎面直吹，她扯掉了褴褛的长袍，于是整个人儿飞了起来。

淡月给黑夜蒙上一层凉薄的水色。像冰融化于水中，少女瑶瑶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。一只冷色的鸟，无声地张开了雪白的羽翼，朝江离山上飞去。

江离山周围，有着奇特的风向，神人的庇佑保护着青夔国的国脉之山。她不敢哀鸣，只是木然地振翅而飞。山肩上最高的那棵 tree，就是青夔国的扶桑神木。扶桑神木左近范围内，是青王族的禁地，任何外人不能靠近。

虽然只是春天，大树就已经生长得泼辣辣，比起周围的树种来明显茂密。大扶桑树，象征着青夔国的国运。树荣则国昌，树死则国亡。这是青夔历三百八十九年，青王武襄正穷兵黩武，青夔国的荣耀像正午的太阳，灼干了南国大地。而眼前的这棵树却似乎昌盛得过了头，泼天的繁盛，就快烧回自己身上。

她低头，咬下了自己胸前的一片羽毛，羽毛在离开身体的那一刻，变成了纯白的火焰。

